

歐債危機以來，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和社會學家貝克先後出版著作，批評歐盟的「精英統治」。而伊申格爾的觀點則代表了歐洲經濟和政治精英的普遍看法：為了應對外部世界的變化，歐洲需要一個更為集權和權威的統治。

自由主義世界在危難中

黃鳳祝

自由主義世界的危機

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、北約成員國之間的政見分歧。這些因素交互作用，導致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發生動搖。

一方面，多地區的貧困、戰亂與動蕩引發世界性的難民潮，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給歐洲大陸造成沉重的負擔，民意裂變，社會秩序失穩，歐盟內部團結受到衝擊。另一方面，烏克蘭危機的演變導致美俄關係和歐俄關係進一步惡化。此外，中國的崛起及其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，觸及了美國的利益。中美貿易戰的演變，也給全球貿易體系的發展增加了不確定性。

二〇一八年九月，德國外交政策專家沃爾夫岡·伊申格爾 (Wolfgang Ischinger) 出版新著《世界在危難中》(Welt in Gefahr)。他在書中指出，威權政治的崛起，給全球自由秩序帶來不確定性，當今世界正處於蘇聯解體以來最危險的時刻。

伊申格爾是德國前駐美大使，自二〇〇八年以來擔任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

席。慕尼黑安全會議始自一九六三年，每年二月舉行，主要圍繞當前和未來的世界局勢進行探討，與會人士包括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首腦、部長政要、軍隊高官、軍工企業的代表，以及經濟界和媒體的高層代表等，是國際安全政策的思想工廠。伊申格爾認為，導致世界陷入危難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：難民危機、國際間威權政治的興起、俄羅斯的擴張、中國的崛起、歐盟

所謂「世界在危難中」，確切地說，是自由主義世界陷入了危難。伊申格爾認為，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體制，是一種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，是非洲和拉美國家走向威權政治的樣板。威權政治將導致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走向崩潰。伊申格爾的視角，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。現階段威權政治的崛起，很大程度上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種反應，作為一種制衡自由主義的手段，並不必然導致世界走向衰落。

在全書最後一節，伊申格爾引用了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句：「危難之處，拯救也在成長」。伊申格爾認為，拯救陷於危難之中的自由世界，不能單純依靠美國的力量，歐盟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。在加強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行動力方面，伊申格爾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：

一是提高歐盟成員國的國防預算。兩德統一以來，德國的國防預算長期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二的下限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指責德國是北約成員國中的壞榜樣。特朗普上台以來的一系列舉措，也使美歐關係出現裂痕，美國作為歐洲政治聯盟夥伴的可靠性受到質疑。伊申格爾主張增加國防預算，並不是為了迎合美國的意願，而是為了終止冷戰以來歐盟的安全外包，推動歐洲建立獨立自主的安全防務體系。

二是用「多數表決」取代「絕對共識」。現有的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採用「絕對共識」的民主方式，每個成員國皆擁有否決權。這種決策機制，不利於應對重大的國際突發事件。伊申格爾建議採用「多數表決」的民主方式，唯有如此，歐盟才能高效地參與國際安全事務，加強

與美國的協調，應對中國的崛起。

用威權主義應對威權

伊申格爾的主張，可以解讀為一種另類的精英主義或威權主義。他認為歐盟只有在德法核心的領導下，對外團結一致，共赴危難，才能克服當前的世界性危機。

歐盟擁有五億人口，經濟體量與美國比肩。如果歐盟能夠一致對外，影響力有可能超越美國，這是美國所不願看到的。歐盟在對外政策等諸多領域採用「精英共識」的決策機制，重大政策的走向，由歐洲理事會決定。歐洲理事會由歐盟二十八个成員國的政府首腦組成，每個國家都擁有否決權。通過一項議案，必須得到全體成員國的支持。在過去的實踐中，這種「精英共識民主」削弱了歐盟的行動效率以及對外一致性。用「精英多數表決」取代「精英共識」的決策機制，有助於增強歐盟的凝聚力 and 行動力。

伊申格爾主張自由主義，反對威權主義，但是並不排斥把威權主義作為一種手段。他試圖在自由主義的體制中，引進威權主義。為了抵抗西方自由主義的侵蝕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採用威權統治，

以此促進國內團結。伊申格爾有意在歐盟層面效仿這一做法。面對俄羅斯的擴張和中國的崛起，歐盟必須化解成員國之間的分歧，而威權主義是一個可能的工具。伊申格爾認為，只有用精英多數表決取代共識決斷，才能促使歐盟凝聚力量，在軍事上不再依賴美國的保護，在經濟上不再依賴中國，在世界上獨立地發揮作用並實現自己的利益。

自二〇〇八年歐債危機以來，德國哲學家于爾根·哈貝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和社會學家烏爾里希·貝克（Ulrich Beck）先後出版著作，批評歐盟的「精英統治」。在哈貝馬斯看來，歐盟的決策機制是架空歐洲的民主政治。貝克也指出，歐債危機以來，德國利用經濟和金融手段，把歐洲變成「德國的歐洲」。兩位學者對歐盟民主架構提出的批判，未能改變歐洲政治精英的想法。伊申格爾的觀點，代表了歐洲經濟和政治精英的普遍看法：為了應對外部世界的變化，歐洲需要一個更為集權和權威的統治。

（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）

◎